

松花江上的歌声

方家達作



813

EW CW 38

AKANTO SUR LA RIVER

NIHUA • — DE FANGAO

3
38

松花江上的歌聲

詩集

大眾出版社版

一九四二·十·十

目次

- 前記.....(1)
- 望雨.....(11)
- 松花江上的歌聲.....(12)
- 摩西的話.....(20)
- 鐵與血的歌唱.....(28)
- 山城.....(25)
- 衣越大德山.....(27)
- 永遠的春天.....(51)
- 音訊.....(54)
- 到站的列車.....(58)
- 如果他還活着.....(64)
- 當春暖花開的時候.....(68)

三十年代..... (93)

幼年二章..... (97)

葬死者..... (101)

缸在原野上..... (107)

「挑快」..... (110)

流轉的風砂..... (117)

(109)

後後記..... (12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前

言

這是我十三年來第一個詩集。

爲了讀者們的鼓勵，也爲了自己的興趣：（紀念自己三十歲的開始，紀念十三年來的寫作生活，也紀念三年來的戰地生活。）遲延復遲延，今天到底把它整理出來集成單行本了。

日子留不住，拉不回，我學習寫作，愛好寫作，已經十三年了！在這些日子里，我的生活有着劇烈的變動，可是我對於寫作的熱情是與日俱增，一時一刻未曾忘情於寫作，早就決定了今生的工作，完全放在寫作上，也希望從寫作中去認識人生，追求那光明燦爛的遠景，甚至於還奢望着用寫作來給時代一點推動工作，一點點也好，只要不是白費！

在過去的日子里，我寫了一大堆文稿，但以小說佔最多的數量，雜文次之，詩作只佔極小極小的一部份，有時一年一首，或者幾年沒有一篇，去今兩年的幾個月里，忽然寫了比較多，可是越寫越難，越不敢動筆，十三年來，只是這個小冊子，詩，在我是多麼難產呵，以後，我知道在寫作上，詩仍是儉收的。

這里，我應該寫點關於我寫作的經過，以及我對於詩

作的認識。

當我接受新文學的時候，首先是新詩，因，在新文學各部門中只有新詩才完全是新的創造，也可說是完全承受西洋文學而來。（舊時代的白話小說如「水滸」等不就是一部長篇完美的長篇創作麼。）只有詩才完全擺脫了舊的形式，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在中國的新文壇上，那自由的格式，新型的技巧，無一處不是「新」！一個人對於「新」總是有一種愛好的，在十三年以前，當我在哈爾濱一個學校讀書的時候，我清楚地記得，我們的國文教師，就是一位詩人，那時在我寫作的時候，首先愛好新詩，他給我影響最大，而同學中愛好新詩的也有幾人，常常在一塊兒學習寫作，寫出來的東西雖不成形，却也偶然有個句子令自己歡喜，同時也因為青年的感情是豐富的，奔放的，易衝動，易流露，而表現情感最豐富的文字是詩，一個初學寫作者，大多數開始是寫詩。當是這道理，那時，兩年中，我竟寫了兩本詩。寫作的技巧根本談不到，與其說是詩，不如說是一個太年青的人底心情的流露而已。

後來，年紀跟着日子跑，自己比較多知道了一點，也多讀了一點別人的好東西，才知道新詩難寫，到後來越寫越難，終於擱了筆不敢再寫一首詩了。

之後，我將整個時間用在習作小說和雜文上，倒是十年來在小說方面尋到了門徑，有點小收穫。

二十三年在上海，偶而在張飛路一家俄菜館跟一個老毛子（白俄）談天，他剛從那遙遠的哈爾濱來，由於他的談話，使我熱烈的追戀那曾經住過四年的城市和美麗的松花江來，回到寓所，一時熱情的衝動，竟草成了「松花江上的歌聲」，我還清晰地記得，不到兩小時很順利而自然的完稿，後來在那時一個文學雜誌「光明」上刊出，竟有人說「還可以」！

然而，我還是不敢輕易動筆，第二年從上海回到長沙，在東鄉看見一個看牛伕子趕牛推磨，時正大旱，我突然感到這是一首詩的題材，因成「望雨」，乃寄王統照先生，後在「新詩專號」（文學八卷一期）發表。

二十六年春，在上海一個牧師家里，翻閱聖經，在舊約「申命記」，看到一節，有所感觸，那時正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壓迫我們到極點的時候，於是產生了「摩西的話」，寄漢口一個純文藝刊物「奔濤」。

是年七月七日蘆溝橋戰事爆發，接着淞滬戰起，有史以來的全面抗戰，急劇地展開，那時我正在遍地烽火，砲聲隆隆的上海，在張龍路寓所，每天一早跑到露台上眺望

開北我高射砲轟擊敵機，我一顆沉悶的心爲這久久渴望的戰爭燒得滾熱，在極度興奮中「鐵與血的歌唱」，「我們需要流血」，揮筆而成，寫作的技巧雖無可取，但每個句子皆是當時心情自然的流露，也不必像從前那樣受當局無理的限制需要掩飾，那兩首詩可以說是「痛快得很」！

不久，我從上海到長沙，後來就一直活在戰地，三年來在各戰區奔走，完全幹的戰地記者的工作，寫的文章也完全是前後方通訊，沒有一點時間讓我從事文藝創作，甚至於有人懷疑我不再從事文藝工作了，爲什麼三年沒見我一篇？

其實，我何曾一時一刻忘情於文藝寫作！

去年八月，從廣州滬來到蕪陽，雖仍繼續新聞工作，却是靜而不是動了，因各線無大戰，同時也爲了三年來的奔走，心身俱感疲勞，我迫切地需要比較靜的工作，我在報社里主編副刊，其中大部份是純文藝性的，我不必再寫通訊了，每天的工作與文藝不分不離，我寫作的熱情，又燃燒起來，從去年舊曆「中秋」在桂林因懷念龍泉而成「山城」起到今年四月我寫了點文章，而新詩竟佔了大部份，這原因，我曾在一篇文字里「靜」曾說到過：工作雖然是較爲安定，生活却仍是動的，比在戰地奔走還要利害，（在這里我不必再說了）使我無法獲到心境的靜，來從事規

模比較宏大的作品，(這是我至感苦痛的事)，同時也因幾年來讀了許多西洋好詩，還有幾位友人，他們畢生研究新詩，這影響我，鼓勵我，偶而忙中偷閒，也就提筆寫詩了。

我將每篇詩作產生的經過寫出來，是證明我寫詩之不易，也證明寫詩之難。

至於我是怎樣寫詩的呢？

當一個題材給我看到，我感到是一篇詩作的題材的時候，(有些題材是不適宜於寫詩的)，我立刻抓住它，生怕它溜走了，也隨即很草率很快的將它寫下來，那只是一些散漫的句子，一個大綱，寫完就放下，不再看它，待第二天，(不能放下太久)我再把它翻開，將每個句子，每個字從頭至尾，仔又仔細細的去讀它，增刪它，(但也不過份的去裝飾它)一二遍以至無數遍的去讀它，刪它，直到我不能再增刪一個字，自己認為滿意之後，我才將它拿出來給友人們閱讀，請求他們給我意見，也常常因友人的意見，我重新去讀它，增刪它，甚至於全篇重作，(不過那不是常有的事)，這麼，我感到可以發表了。

寫詩我有我一貫作風，可以從這個小冊子里看到，不過我是時刻在學習，近來所寫的幾篇與前幾年似乎有點不同，近來我忽爾有個感覺，詩句一概不用標點！標點是輔助

文字的理解。加重語句底情感的一種工具，在文學其他部門固不可少，但用之於詩，我却嫌其多，詩的語句其本身已經簡單而精煉，並且是一句一行，實在不必再需標點來幫助它什麼，如果詩句還必需以標點來表示一切，那麼也不成爲詩了，同時爲了美感，也可去標點，每個句子乾乾淨淨，比每句下面多那麼一點點東西，也悅目些，（當然，引號與括弧還是需要）這雖然是小節，我的感覺却是如此。

新詩從五四時代到今天，歷史並不算長，在新文學各部門中也比較儉收，由來詩作者努力不息，其根基已奠，只待耕耘了，但新詩還沒有爲一般人所愛好，還沒有爲大眾所接收，自有其緣因在。

首先，新詩是一種擺脫舊形式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在中國的新文壇上，它的作法雖來自西洋文學，但用中國字寫出的新詩與西洋作風並不完全雷同，而純係作者的創造，無論某種事物由播種萌芽到收穫，這其間是要經過一個冗長的時間與艱難的階段，決不是很迅速就可得到完美的結果，新詩在中國今天還沒有完美的收穫亦正如此，我們翻開二十幾年的歷史從事詩作的寥寥，而優秀的詩人更是寥寥可數，在這極少數人的研究與習作下有了今天的成績，雖尚未臻完美之境，我們不應該感到失望，將今天的詩

作與過去每年的比較一下，我們可以看出它是隨時在進步的，至於新詩將來要發展到某個階段才算成熟，演變到某種風格才算美滿，我們還不能有個具體的答覆。不過我深切地感到，目前我們向詩作者所要求的，新詩應更接近現實，適合大家，儘量通俗，（儘量採用大家所熟知的語句）使人人能讀能懂，易於接受，引起大家的愛好，這是新詩的光明大道，不特新詩，文學各部門皆應如是，過去，新詩之不與大眾接近，就是因為那形式那語句太洋化，太不通俗，只為極少數人所閱讀，彷彿與大眾無關似的。

詩的形式，我們試翻閱初期作品，因剛剛解放，免不了仍拘束於行數，字數，和音韻的圈子里，那時，盛行豆腐塊子式的新詩，完全仿造的西洋松奈得（Sonnnet）體的十四行詩也常見，而且非常拘於音韻，遇情形發展到今天，已完全擺脫，我們應該特別提到詩的音韻，我覺得詩之有韻與否，可看語句的演變與內容而隨時決定，有些句子不妨有韻，但不必一定非要韻不可，常常一首詩，在某幾段，每個句子自然而然地加上音韻，讀起來比全部有韻，其節奏更美更動人，令人有不多不少恰得其當之感。有時一首全部沒有音韻的詩，讀起來，倒比硬加上韻的詩容易上口，情感更形豐富。

詩的形勢，其行數，字數，到今天已完全擺脫一切拘束，大有「愛怎麼讀，就怎麼讀」的趨勢，我對此更表贊同。詩的形式的自由，不特沒有妨礙詩的美，反增其美，先以行數來說，比如這段只要兩行，另一段則有二十行，相差十倍，却感到非常恰當，因兩行一段與二十行一段，各有其孤位性，如果爲了形式的整齊，硬要將二十二行各平分一半，讀起來定感不快，句子的長短，更應自由一行一個字，一行二十個字，只要其情感交流不斷，那一個字的力量並不見得弱於二十個字，總之，形式底美，只要語言表現的感情有組織有起伏，詩的音樂性底節奏旋律的諧和，詩的段落相匯相銜，決不拘於音韻與行數字句的多少的，詩的形式到今天已發展到嶄新的階段，這不是偶然的，自有其進步性在。

題材要現實，從實生活親身體念而獲的題材當能給人以深刻的感動。那空洞洞的東西無論詩作的技巧怎樣好，其結果仍然是空虛的！

語句要精煉，用極經濟的文字來表現最豐富的情感給人以深刻的印象才是詩，這是我應該特別提到一件事。我曾寫過一首以懷念我的弟弟明飛，（他已經兩年半沒有音訊了！）爲主題，而反映戰時各方面的黑暗與光明面的詩：「你走了」！（近六百行），完稿後曾寄給穆木天老

兄處請教，他告訴我，那詩因太長，情感不集中，將富麗的感情，給太多的句子弄得散漫了，我是最虛心接受友人的意見的，木天兄，他學生研究詩作，確有成績，他的見解很對，後來，我從蕪陽回到長沙東鄉家中，在一個靜謐的夜里，我將那首長詩讀過一遍，而後在半點鐘之內完全重寫一遍，只有六十多行，題目改爲「音訊」，後來，這詩在報紙發表，給木天兄看到，他又來信說：「『音訊』比『你走了』好多了，數量雖然相差十倍，但六十多行所蘊藏的情感，反較六百多行充實些，緊湊些，豐富些，我再將『你走了』的原稿重讀一遍，我知道是爲了一時感情的奔放信筆所之，我是浪費了許多字句，有些地方太多細小的描寫，因此，我更知道：——「詩是洗煉的語言」了。

是的，詩是洗煉的語言，同時，我們要隨時發掘新的語言，揚棄已經僵死了的語言。在這次偉大民族解放戰爭中是有許多新的語言在每個人的實生活中不斷的滋生，我們詩作者，應好好地運用它，使其能切合時代，反映時代。

從自由的形式和洗煉的語言中流瀉着豐富的情感，反映時代，適合大眾，絕避怪字怪句與陳腐的辭藻，使人人能讀能懂而且讀了以後有所感動，那才算是——一首好詩，可是能夠做到這幾個條件真是不易，我的詩作，有一首或半

首能合這個要求麼？

近年來，在烽火里，由於詩人們的努力，已產生了一些美而有力的詩篇，尤其是敘事長詩的發展頗為迅速，我們彷彿看到一個人從狹隘的小巷正步入寬敞的大道，前面是更廣闊的世界，這些美好的詩篇，情面也許不華麗，技巧也許不精到，但因其親身參加戰鬥，內容皆是充實有血有肉有活生生的事實的詩篇，我們願讀一首樸實而有力的詩篇，不願看一首富麗堂皇只有語言技巧的美，而沒有內容空洞洞的詩，故詩人們除了注意形式與技巧，還應更着重於充實內容，從戰鬥的實生活里去親身體念選擇題材，他的成功是無疑的。

我相信詩是人生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最美麗的花朵，我希望用全力來完成一首好詩，是夠，就是一句也好，當我偶而產生一個美好的句子，我是多麼歡喜呀。

我願跟在詩人們的後面邁開大步，那麼有一天，我的第二個詩集能夠與讀者相見的話，那面目當茁壯些吧。

最後，讓我虔誠地將這個小冊子呈獻給在各戰場里每個崗位們，我是時刻在追戀那戰鬥不息的生活，離開戰地已經一年，我是無限的懷念，懷念。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四、二十八、夜長沙。

望 雨

太陽豈一團火，
在天空釋笑。
小阿牛旋迴着石磨在轉
走着——
手裏挽住一根黃竹棍
歪着小說
心裏想着：
總要下雨纔好，就是幾點。

天天吃的小麥麵！
從早晨到黃昏，
真像一條牛，
小阿牛漸漸黃瘦了，
又沒有鹽。
他擡起頭來眺望那乾裂的田，
期望着西邊天上，
撥出來烏黑的雲一團，
在雲中有電光一閃。

廿五年八月十七日在長沙鼎勛橋所見

松花江上的歌聲

詩前題記

東北，這塊美麗富足蘊藏着無限寶藏的祖國土地，與我曾發生過密切的關係，我的家人曾經在那裏住過多年，尤其是吉林哈爾濱，我在那裏完畢了我的中學，消磨了我的青春之一部，那是民國十七年的事了，也是我十七歲的時候，弟弟明飛九歲，我在這裏水道大街哈爾濱特別市第一中學讀書，那時，我開始愛好新文學，我更愛幻想，多少圓滿而美麗的夢，將自己幼年的生命點綴得光明而燦爛。哈爾濱那城市真美，松花江從城旁流過，從江上的大鐵橋走過去，就是黑龍江一望無際的大草原。每天太陽落水以前，我總是邀幾個像我一樣年青的人，到松花江泛舟，（在夏季差不多每天都去）江邊白身的小划船，每小時只要租費二角，我們自備兒划，從道裏穿過松花江大鐵橋到道外，再回轉來，到太陽烏洗一個澡，赤條條的躺在沙灘上，將帶來的汽水，牛肉乾，麪包，都裝進肚子裏去，近處傳來俄羅斯的歌聲，還有誰在拉提琴呢，等月亮出來，在銀色的江上，泛舟走向歸途。……

那是多麼溫暖快樂的季節呵，我的學校，道外，南崗

兩地我的家屋，哈爾濱漂亮整潔的俄式市橋，時刻在我熱情的懷念中，永遠是不會忘記的，那一切，清晰的留在我心上，彷彿是昨天的事。但是，我們的土地，在敵人的蹂躪下已經十年了，這是一個多麼冗長難挨的日子呵，每次臨到這個悲慘的紀念日子，我熱念起東北的土地，還有那美麗的哈爾濱；兩年前抗戰的來到，使我更深信再回到哈爾濱去，重在松花江上泛舟，祇是不久的事了，那廣大的土地是我們的，必然隨着抗戰的最後勝利而全部收復的。我深信，我相信這是每個東北人，每個中國人的目的。皆深信如是。

下面的一首詩，還是兩年前的舊作，今天的重新檢出，十多年前的一切又重新展開在我心上，在我眼前，使我墮在美麗溫暖的回憶裏，我熱情懷念着哈爾濱，還有那松花江上的泛舟。但，這詩能表現蘊藏在我心底深處的追憶十分之一麼？

二八·九·一八。浙江龍泉。

黃昏近——

陽光漸隱。

我們